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30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做减法

2013年是我的花甲之年,岁末学校中层干部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宣布上级对我的退休通知,我即兴发表了“退休感言”,回到办公室稍作整理,汽车驶出学校大门,这意味着我人生旅程的“转段”,我不由得回望了一下让我不舍的校园。

那夜,一向快速入睡的我却睡不着了,往事并不如烟,历历涌上心头。我出生于新中国建设初期,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和70年代八年多的下乡磨练,迟到的大学毕业后躬耕教育32年。从记忆深处走出,我设想把未来的20年平分为两个半场,上半场发挥余热、丰富人生,下半场淡出“江湖”,渐入平静。基调定了,我便很快进入了梦乡。

10年过去了,我这退休后的上半场挺有收获。前五年返聘负责学校和上海铁路局联合成立的铁路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特别是主持策划、设计和建造了江苏铁路教育馆,主编出版了“江苏铁路百年”系列丛书。重拾起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写了近百篇散文和随笔,加入了省作家协会。跟上国人的旅游大潮,境内外跑了不少地方。联系上了失联已久的老同学、老战友(知青)、老街坊。阔别50年后,同在某“城中村”里长大的发小们重聚首,还建了“童年伙伴群”。30年前在北师进修的一个班35位同学,失散多年,天各一方,我这个当年的班长竟然把同学一个不少地全找到了,连续三年分别在苏州的金鸡湖畔、满洲里的“国门”下和母校的“木铎金钟”前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来到退休后的下半场,我按照既定的计划开始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减法”。刚退休那阵子,为了赶在有关国际会议前完成江苏铁路教育馆的建设,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特别是编撰与馆配套的画册,连续20多天通宵达旦工作到下半夜。我打小就是个球迷,尤爱看篮球、排球、乒乓球,遇到西半球赛事的转播,一看就是一整夜。后来又迷上了攒蛋,常常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步

□南京周世青

人古稀,我告诫自己各种活动都该减一减。有时还有一些“爬格子”任务,尽量把完成的周期拉得长一些,至于自己想写的东西更没必要赶时间且不求“多产”。看体育实况转播一般在晚上10点之前,夜间的比赛改看“回放”。攒蛋每周玩个一两次,一次不超过三小时。

大多数人从岗位上退下来,惧怕失落,常有一些聚会饭局是乐意的。相处多年的要好同事,事业有成的以往学生,无话不谈的老伙计、老弟兄,见见面、叙叙旧,推杯换盏、谈天说地,何乐而不为。前些年由于饭局较多,友人相邀常说你把某天空空出来,我也挺习惯。老妻“臭”我:哟,退休了,江湖上还有你的“席位”嘛。过了七十,我开始收敛,有些聚会、饭局能推则推,能躲则躲,特别提醒自己不主动组局。再有人邀我“把时间空出来”,我回应“天天都空”。

网络时代互加微信已成时尚。有些人刚接触就端着手机急着加微信,我不赞成,但有时碍于面子只得“屈从”。还有人喜欢拉“群”,我亦常在知或不知中“就范”,最多时我的同学、同事、亲友群竟有六七十,浏览一下或冒个泡费时耗力。特别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看了让人心烦。近年来,我不再轻易和别人加微信和进群。同时,对已有的朋友圈、同学(好友)群梳理、清理,该退的果断退出。这也是缩小社交圈和克服手机依赖症所必需。夕阳西下,留下知己三五足矣。

人生暮年做减法远不止这些。所谓减法思维,就是减少麻烦和烦恼,减轻负担和压力,减慢节奏和步履,从而获取一种优雅、从容、轻松、沉静的生活方式,进入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著名作家杨绛的后半生是一部做减法的人生教科书。她曾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正是因为她懂得做减法,才能在晚年享受到更多的宁静和幸福!

学会适时做“减法”,生活才能是“加法”,这是人生一大哲理。

东郊村的冒烟雪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东郊村。那一年的洪水冲塌了我们租住在县城南边气象站的房子。趁着冬天来临之前,父母赶紧凑齐了钱,买了东郊村的两间平房。周围人一听到东郊村,都会说,“啊,东郊那个雪窝子,下的都是冒烟雪。”

我在东郊村生活了九年,那九年,所有的雪都在疾风的助力下,升起一团一团白烟,迷住眼睛,让人望不到前方。人要低着头,把脸向下,强抵着风才能向前走。在自然面前,这里的人早就习惯了它的震慑和任性,于是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就任风吹个够,让雪下个够。东郊村爱吹西北风,风将雪不断地向东南推进,越是东边的房子,承接的雪便越厚重。我家就住在东边的第三户,清雪量极大。

“又刮风了,风又要把雪招来。”我经常听到妈妈坐在炕头上一脸担忧地说。果真雪晴后的早晨,大雪又封门了。妈妈从仓房跳出去,用铁锹把雪向庄稼地里推,让门口的路和两边邻居家清理的路连起来。但我家门前能通行的路经常七扭八歪,跟别人比一点也不整齐,路面上的冰也凿不干净,一看就像男人不经常回来的家。毕竟整洁和体面都需要力气啊!

风雪来的时候,刮起的风声音似狼嚎叫,仓房的窗户一阵一阵“咣当咣当”地响。我在炕上一边听着风声,一边想着这个刚刚安定的小家正处在两面无人无房的旷野和黑暗当中,就会生出害怕。但转眼一看烧得正热的炉子和电视里放的电视剧,妈妈正在低头专心改棉裤,我的心又会安定下来。爸爸经常半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回来都是在晚上,每次都带着寒气,妈妈会赶紧起身给他下碗面条。

“东郊下这么大的雪就别往回走了呀。”

“忍忍就过去了,还是回家踏实。”

然而,这样的风雪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塑造了东郊村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忍忍就过去了”一直是东郊村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面对自然的一种信仰。这个靠近呼伦贝尔草原边缘的东北村落,两边都被大片的庄稼围住。阴天和晴

□山东青岛肖路

天,白天和夜晚,这里至少有半年的时间都被一片白包围。东郊村的房子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三四十户人家。在广阔的白当中,就像一个个小黑点。为了生计,几乎家家都会养点牲畜:鸡、猪、牛……即使不养,也会放两只狗在门口。我家南面的邻居是养牛的,西面是养鸡的,东面是养猪的。这几家的主人每天都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尽全力地经营着。虽然他们各家圈舍的形状、院子里的活计都不同。可是风雪过后,即使有再大的差别,房子也会和庄稼地连成一片,变成茫茫荒野,和天地一起洁白。村子里每一间房子、每一棵矮杨树,每一个烟囱,因为被风吹起的雪落点不同,在一片白中,都有自己的形状,也都有自己的黎明和夜晚。

风雪为难了东郊村,但是也馈赠了东郊村。都说“瑞雪兆丰年”,风越大,雪越厚,人们对来年就越憧憬。确实,雪水的滋养让这里的庄稼在夏天长得更高,在秋天的收成也比县里其他地方多。所以村里人从来不抱怨风雪有多大,他们只是默默忍受。不过就是寒冷寂静,实在不行再熬一下,回家躲着就是了!

我想起那时我曾独自一人试图穿过东郊村的庄稼地向北面走去,真想看看那块地的尽头到底在什么地方。直到我走上一个高坝,向下看去,远处是被雪覆盖的茫茫森林,依然看不到边际。我怀疑我和我的家能“忍”到走出这一片无边无际的雪,走出这半年冬天的风吗?

多年之后,我换了城市工作,生活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路灯下的雪,我惊喜它是缓缓落下的,带着昏黄的光,柔和又轻盈。它和东郊村的雪是那么不同,它不在黑暗中诞生,还有一点剧烈、锋利甚至寒冷的样子。雪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带着羡慕和嫉妒感叹。可我还是庆幸我最先遇到的是东郊村的雪,我和她曾经亲密接触,她曾经将我置身于一只有她的天地。因为她,我能坦然接受雪更多的形态,带着风的、带着冷的、缓慢的、潮湿的……毕竟童年那一望无际的白给了我坚实又包容的人生底色,即使熬不过,回家躲着就是了!

秋茄子,味好香

秋天到来,中国人向来讲究“贴秋膘”,比如进食猪、牛、羊、鸡、鸭、鱼、虾、蟹等一些鲜肉类食材,以补补夏日里亏欠的身子。而地处湘东的茶陵人此时时节唯独偏爱一道素菜,那就是“茄子抖辣椒”。

在茶陵方言中,“抖”表示“捣碎、捣烂”之意。从名称就能看出,制作“茄子抖辣椒”的特别之处,就是不需要下油锅,经煎、炒、焖、煮、炖等烹饪手法,只需将此二者食材稍加工后简单地捣烂即可。

过去茶陵民间烧饭、做菜和取暖,多是烧柴火。煮饭时等锅里水干,米粒快成米饭时,恰好下面燃烧着的木柴也将要燃尽,产生了一大堆红灰,用火钳扒开红灰,放入茶陵本土所产的紫皮茄子和青辣椒——若是没有紫皮茄子,时下市面上所售的青皮茄子亦可,只是味道差些——然后用红灰覆盖茄子和辣椒,焐一阵子,大约三五分钟后,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噼里啪啦”响声,同时灰堆里腾起一股股小灰柱,这时便可将茄子和辣椒扒出来,拍去上面的灰尘,洗净后放入捣蒜用的石臼内。因为茄子个头大,可以先放入,等其捣成条状小块再放入辣椒——等捣成泥状物了,撒上适量的细盐和味精,拌匀后便可盛出来,这便是茶陵人念念不忘的“茄子抖辣椒”。

若是没有条件的话,拌入一小勺蒜泥、一小把豆豉和韭菜末,最后滴上几滴香油,那个味道更是绝了!经焐烤后的茄子和辣椒散发独有的焦香味、大蒜头和韭菜的浓郁香气、香油淡雅的幽香、豆豉浓厚的酱香,一波波地钻入鼻孔,一阵阵地勾引着我肚里的馋虫,于是,赶紧装上一大碗米饭,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筷子,瞬间就能下小半碗饭。茶陵也有民谣赞曰:“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这道菜最大的特色,就是取材方便,制作简便,耗用时间又短,更是特能下饭,故而多年来一直深受茶陵人喜爱。过去农民从地里干活回来,可以一边生火煮饭,一边去家门口的菜园摘上些茄子、辣椒往灰堆里一埋,等饭熟了,“茄子抖辣椒”也做好了。春种和秋收时节,可以不费大量时间炒菜,又能让农人吃得好好地,有精神头赶在时令之内完成农活,真可谓“一举多得”,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让我打心里佩服。

有时候,干活的地方离家太远,中午时分可以用石头垒个临时的灶台,上面架口锅煮米饭,之后去地里头摘来茄子和辣椒,焐好后放入粗瓷碗中,洗净的镰刀把当作杵,将茄子、辣椒捣烂,撒上盐和味精,一道别致的“茄子抖辣椒”便呈现于眼前。大家团团围坐着,有说有笑地享用午餐。这种幕天席地的用餐场景,多年以后,依然让我时时怀念。

而今的我,漂泊在异乡他地,离家日子愈是久远,对茶陵“茄子抖辣椒”的思念愈是浓烈,我不仅怀念舌尖上的美味,心中更多的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啊……

□湖南常德刘年贵

『催花辣手』不摧花

一想到侍花弄草我就发怵。会说话的人尚且难以周全,何况那习性各异又不会开口的花草,怎么可能伺候得了?我大概是天生的“摧花辣手”,与养花无缘吧,我想。现在看来,非也。

转变就发生在近几个月。起因是明年要搬家,对花园氛围的向往,让我长出了“熊心豹子胆”,匆匆学点儿园艺常识就现学现卖。把新买的花草挨个缓盆换盆,浇水施肥,小心地照料着。一周了,它们好好的,有的还郁郁葱葱。我暗自得意:这养花也不难嘛!

谁承想,两天高温,花草们都赶着趟儿似的出状况,忙得我应接不暇:先是绣球打蔫儿,接着又是太阳花倒伏、铁线莲落叶、杜鹃土里长飞虫……几天后更是惨不忍睹:倒伏的趴下,落叶的光杆儿,铁线莲就那样不死不活。我真是苦闷极了!怎么别人口中那么简单的养花种草,一到我手里就成“毁器废宝”了呢?

这期间,蓝雪花和桂花硬是一点动静没有。歌里都唱“八月桂花遍地香”,我那桂花树横竖都看不出要鼓花苞的可能。不过,再看看旁边那些状况百出的家伙,算了,不出状况就是最好的状况。

倒是那簇长寿花,买来时头顶的几朵小花依然骄傲地开着,给我那挫败暗淡的心湖撒下几缕光明。还有那株月季,无意间发现躲在叶片间的,竟是一个小花苞!它就像一夜之间突然长出来的,惊喜了我的眼睛,没几天就开成了一朵小粉花,娇艳欲滴。

我兴奋地拽着先生来欣赏,向他炫耀:“这可是我这双‘摧花辣手’催出的第一朵花哦!”

“哟,看来你是可以养花的嘛!”他特意把“可以”二字拖得老长。

我来了劲头,继续琢磨“光、土、水、气、肥”。对于烂根的太阳花,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拔出来洗根、修剪再养回去。其他诸如铁线莲等掉叶严重的,干脆撸光叶子剃“平头”等待“枯木逢春”。“急有失,缓有得”,就这样分类试验做完,心态竟也平静了。

几天后,无意间发现被我剪根重栽的太阳花竟然支棱起来了!我赶紧凑近了,小心翼翼地拨弄几下。叶片手感不同:活了!再也不敢得意忘形,只有平静的喜悦和对眼前花草的珍视。

最安慰我的,还是人称“爆花机器”的蓝雪花。头天晚上还只是一个米粒大小的绿骨朵,第二天一早就冒出小蓝尖儿;到晚上也没什么变化,可隔天一早再看,就已经成小小的花瓣了!我兴奋得像个好奇的孩子:“难不成,它是白天睡觉,晚上开花的?”

“心急马行迟。”先生赏着花,也不忘敲打我。

送夏迎秋的日子里,我静静地看着月季、长寿花休花后又从叶片底下悄悄长出花苞。它们这生生不息的劲儿,捕获了我的敬意。还记得两个月前被剪“平头”的铁线莲吗?入秋后竟然冒了新芽,还沿着网格架使劲往上开枝散叶,一天一个新高度。此刻顶枝已挂上黄豆大小的花骨朵。看来这小鬼是长足了个儿,准备开花呢。

对了,桂花,我的桂花终于开了。每天起床后都要跑阳台闻一闻那阵阵甜香。虽然它迟到了,可不合时宜又如何呢?迟到的桂花,也是桂花。

养花我是新手。可与它们相处多了,就再也不觉得花草不语、娇弱多事了。从“摧”花到“催”花,每一次的变化里,不都是生命在言语?

□上海小半天